

大眾文藝叢書

人民英雄傳

曾克·柯崗 著



人 民 英 雄 傳

著 崗 柯 · 克 曾

天 下 出 版 社



人民英雄傳

著者 曾克 · 柯崗

發行者 葛 一 虹

出版者 天下出版社

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三號
電話掛號：七九二七號

·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

版初北華月五年一五九一

目 錄

阿西英雄，機槍手武天才傳	一
雲南邊縱女英雄涂勳	九
送信英雄康春	一九
渡江英雄高如意	二八
江防隊長王美珍	三三
偵察英雄陳友	四〇
射擊手陳炳昌	四七
剿匪英雄王耀武	五六
英雄侯廷選	六二
窩尼民兵英雄、工作模範林子清	六九
模範工作者翟清臣	七七
後記	八一

阿西英雄，機槍手武天才傳

——一個牧童成了人民英雄的故事

一個人真正懂得了『愛』和『恨』，
才能有真正的戰鬥精神。

英雄，武天才戰鬥的開始，是由於蔣匪大漢族政策深深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從這裡他獲得了自己的『愛』和『恨』。

公元一九二八年一月間，英雄誕生在雲南彌勒縣，西山區，阿雨庵村的阿西族貧農之家。這個家十口人，二畝田，日子像水一樣清寡。武天才離開娘體的第一聲啼哭，也同哥哥一樣，並沒有給爹娘帶來喜悅，而只是增添了一重憂愁。

勞動人民的兒子，要用自我的勞動來養育。武天才七歲就當了『牧牛郎』。一個嫩小而勤勞的生命，陪伴着一羣巨健而勤勞的畜牲，在荒山深林中，經受風吹雨打着成長。正像武天才自己感覺的：那時候人比牛更加難過；人和牛一樣勞作，牛能吃飽草，而人却不能吃飽飯。英雄的童年，就這樣，在饑餓窮困的眼淚中漂過。

一九四四年，他已經長大了，他和其他阿西青年一樣，開始考慮到生活中的許多『爲什麼』？在他純樸的腦子裡滋生着一個非常美好的希望；那便是怎樣把世道改變一下，讓人和牛一樣，永遠有着豐富的食糧。可惜，蔣介石是不許阿西人有想像的，他好像感覺到武天才的心裡正生長着一種危險。他命令保長立刻把武天才綑綁起來，送到匪部二十二師去當兵。

在蔣匪二十二師，武天才和其他六個阿西人編在一個班裡。武天才說：在那裡說是當兵，其實是當牛，阿西人連普通兵士的信任都得不到。官長們除掉給他們辱罵、鞭打和調笑之外一切沒有了。可是任何沉重而被別人看作污濁的勞役却又必須要他們作。這使他們七個人感到比窮困和饑餓更深的痛苦。因爲這侮辱了倔強的阿西民族的心。

屈辱和痛苦，培養着更深的仇恨。武天才在一九四七年的早春，逃回了阿雨庵。他仍舊拿起了牧鞭。

一樣貧困的家，一樣健壯的牛，一樣的風雨，一樣的叢林，可是武天才換了一顆心。希望變成了戰鬥的意志；眼淚變成了仇恨。

有一天，共產黨員楊志庭暗地告訴他：『阿西人要翻身，只有想法打倒蔣朝廷！』這句話好像一顆火種，成了武天才的『聖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武天才用楊志庭的話，聚攏了二十多個，心裡埋着同樣仇恨的阿

西青年。仇恨和仇恨團結像一個人，他們常常跟着武天才的牛羣到山上開會、討論，他們懂得了阿西人要想丟掉窮困，那和打倒蔣介石，爭取平等，自由不能分。可是這要自己起來幹。人要翻身，不能靠天。

在革命的路上，有時迂迴前進，但結果比走直路更近。二十多個膀寬腰圓的漢子，全部參加了竹園鎮公所所轄的鄉丁隊。這在蔣匪鎮公所的統治者看來，是得到一批『不化代價的』『武器』。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也沒想到這批『不化代價的武器』，也不過是爲了不化代價的武器。

一九四七年末的一個冬夜，掛鐘已經響過了十二點。很冷，風像游擊隊的口哨似的呼叫在山腰上的樹林，鄉丁隊的官長們把身子捲的像蝦米一樣，正在吸着鴉片。可是現在按照隊部規定的制度，輪到武天才他們二十多人巡夜了。他們完全和往常一樣走出了鎮公所，但，只是在街上沒有逗留一秒鐘，便一直向着西山區那古老的森林走去。他們帶走了不化代價的步槍三十五支，衝鋒槍兩支，手槍五支，子彈六千發，特別是武天才還扛了一挺輕機槍。

天明，鎮公所那些烟鬼，賭棍和無賴漢們，惱羞的像周瑜一樣，決心要去追擊武天才。但，可惜他們自己也很懂得自己，在打仗方面是遠不如吸烟和賭博那樣勇敢的，因而也只好把這種勇敢的歌頭在心裡比畫一下，作爲罷論。可是，他們却十分認真的報告了彌勒縣政府，說：『共產黨指使武天才昨夜在竹園公所舉行了武裝暴動。』

英雄已經戰鬥起來之後，立刻感到自己力量的單薄。於是武天才要大家在山上休整和學習，而自己却化裝跑下山來，到阿西族的各個村舍去宣傳共產黨的各種政策。很快就又有八十七位阿西青年，聚在他這人民革命的旗幟下。武天才在彌勒西山組成了強壯的民兵隊。

人民武裝是人民自己的血肉；是人民自己的戰鬥的意志。

我問過武天才同志：『你們這樣突然搞起來的人馬，吃飯問題怎樣解決呢？』

他笑着說：『我們事先沒有想到這些事，後來也沒有碰到困難，反正有我們的地方，敵人就不敢來抓了，搶糧或催款。羣衆給我們送的糧食吃都吃不完。』

人民力量的成長，對於敵人是極不愉快的事。

第二年春天到來的時候，彌勒縣大惡霸兼保安隊長魯國祥，帶領了一百五十名現代裝備的士兵，有計劃的向武天才的民兵隊進攻來了。其實是來搶掠西山區人民來了。武天才帶着他的民兵隊，用長矛，土槍和他們那一些沒化代價的武器，在馬鹿村的巖岸上激劇作戰五小時，魯匪像一羣受驚的野兔似的潰散了。民兵一直追到魯國祥的家屋——楊林寨。獲衝鋒槍一支，大馬一匹。最初的勝利帶來了更多的敵人。蔣匪二十六軍的一個團，爲鎮壓竹園鎮的暴動，開到彌勒縣來。武天才的民兵隊第一次經歷着考驗。

人民的武裝組成，是革命人民政治思想的結合。這思想本身蘊含着鋼鐵的意志，和智慧的戰

術。武天才的民兵並沒有在課堂裡唸過游擊戰的教科書；而是當強大敵人逼上前來的時候，一種很自然的致勝心裡所造成。「強敵避之，弱敵食之」的原則；「化整爲零，化零爲整」的行動，被他們熟練的掌握着，同時他們也從不忘記去進攻，去殺傷敵人，營養自己。

一百個土生土長的民兵，散伏在茂密的山林，好像一百支鋼針撒在碧綠的海洋，可是這鋼針不時聚集起來，把巨大野獸的眼睛刺瞎。敵人日夜不停的，辛辛苦苦的捉迷藏，有如瞎子墮海洋去摸鋼針。

只有一次，武天才扛着自己的機槍帶着兩個民兵，和敵人偶然遭遇在一個山崗上，幾十個敵人向他猛打過來，可是武天才僅僅那麼一閃，便跳下山溝不見了。等到敵人撲過來竭力尋找他的時候，武天才的機槍又憤恨的在敵人背後響起來。兩梭子彈，打死四個敵人，傷了一個，其餘逃散。

敵人不斷的失敗着，也不斷的增加着。武天才看到了敵我力量的過分懸殊，他們全部參加了朱家壁將軍領導的「雲南人民討蔣自救軍」。

親自從敵人手裡取得的武器是最可愛的。他們參軍後第一次作戰，是襲擊師宗縣城。這夜裡武天才雖然已經身爲排長了，但他仍舊扛着他的機槍爬上城頭。天明又在老百姓家裡，親手捉住了化了裝的偽縣長保國祥。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戰思想，在蔣匪腦袋裡是生了根的。師宗城的解放，又使反掃蕩在師宗展開。一天，武天才等三人在馬廠附近的山上放哨，忽然發現一隊敵人迎面走過來，於是他端起機槍打過去，一梭子彈，敵人死傷十八個。這以後，武天才成了百發百中的機槍手。

隊伍從師宗撤回彌勒去，敵人跟蹤追擊到三家村的時候。上級指定武天才帶十六個戰士在敵我前進的山道上伏擊敵人。他充滿信心的接受了任務。

敵人尖兵排過去了！他不許打。本隊過去了！他還不許打。後衛快過完時，他才命令猛烈射擊了。恰在這時，前面部隊也向後反擊過來，敵人前後挨打，抱頭亂竄，死傷三十三人，全部潰退。

革命戰士對敵人的仇恨，實際上是一種不可企及的進攻精神。五月十六日下着大雨的晚間，部隊來到廣南城下。這座城本來是打算用裡應外合的辦法來解放的。可是現在連絡出了問題，顯然事情是不能按照計劃進行了。同時，誰也懂得現在要想撤退，必然造成毫無意義的傷亡。情況在指揮員的面前成了難題。

這是生長英雄的時候了。武天才挺身而出，願意自己設法鑽進城去開城門。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見。他把部隊帶到城門口，把親愛的機槍暫時交給戰士，腰裡掛上四顆炸彈，一把刺刀。他從那令人不能設想的，狹小而被污臭的泥漿淤塞着的水道裡鑽進城去。當他開開了城門，接過自己

的槍的時候，街上走來九個敵人。

「誰開城門呀！」

「是我，外面有自己要進來！」武天才的回答，和武天才的機槍子彈同時飛到敵人的耳朵裡。接着他就跑上城樓，一手捉住十三個俘虜。隊伍已經全部湧進城來。武天才帶着兩個戰士，順城牆向東打去，在另一個堡樓裡他們又捉了四十六名。

戰鬥和幸福是同樣長遠的路。爲了保存人民的實力，他們來到炎陽七月的某地休整着。被當地人民七月炎陽似的熱情寬待着。就在這個七月，英雄，武天才光榮的成爲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

十月。隊伍重新返回原地作戰。實在沒想到，在路上和敵人突然碰了頭。許多戰鬥員都正在發着「擺子」，武天才也是其中之一。敵人猛然衝過來，支隊長李榮興帶着一個警衛員和武天才三個人，被圍在一個山坡上。支隊長負了傷。

一連敵人，不打槍，幾乎是手拉手的圍上來，很明顯這是想要活捉他們的。一個滿懷民族仇恨和階級仇恨的英雄，現在應該怎麼辦呢？投降麼？那是永恆的恥辱。自殺嗎？那是怯弱而愚蠢的羔羊，因爲革命者是只可能被反革命殺死的。

他們三個人背靠背的坐着，各個拿着自己的武器。武天才在抖擻着。發着高熱。不射擊，也

不說話。敵人離他們只有十公尺了，突然武天才的機槍響起來，這是敵人完全沒有想到的。接著他又站起來向敵人的脊背掃射。敵人把六條死屍丟在武天才的面前。其他的一直逃跑不回頭。武天才背上支隊長，趕了兩華里的山路，才趕上了隊伍。

寫到這裏，我們的英雄忽然插嘴說：『我們阿西人現在才算真正高興了，在我們彌勒縣里，老百姓只要見了解放軍，就立地跳起舞來。』

他知道他的事情我還沒有寫完，他馬上停止了的話希望我再繼續往下寫。可是，我知道，英雄這樣年青，英雄的故事現在我無論如何也寫不完。

（柯崗）

雲南邊縱女英雄涂勳

涂勳同志是雲南宜良軍分區基幹一團八連的一位女指導員。基幹團就是解放前朱家璧同志所領導的一支人民軍隊——滇桂黔邊區縱隊的一部份。這位女指導員是從這支歷經苦鬥的人民軍隊中鍛鍊出來的女英雄。從她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支人民武裝如何經受考驗，戰勝艱難，而獲得勝利的發展道路。從她的身上，我們可以體現人民所擁戴的英雄，真正所具有的事事忘我的崇高品質。從她的身上，我們更可以證實知識份子參加革命後，只要決心爲人民服務，真實的投入工農羣衆的鬥爭中，很快就會成爲階級的戰士。從她的身上，爲新中國的婦女帶來真正的崇敬和榮譽。

一九四六年，她在鎮師附中唸書，有位陶老師給她講紅玫瑰白玫瑰鬥爭和女英雄趙一曼的故事，四七年春天，當朱家璧同志領導起滇東南瀾勸西山村的窮苦農民舉行反蔣暴動的時候，涂勳同志已經初中畢業，在家中教小學。但是，這一種發生在離自己不遠地方的政治事件，立刻引起

了她很大的興趣。秋天，她轉入昆明昆華女中。參加過『助學』『反美』等學運。四九年七月見反動報載，盤山南岸蔣匪屠殺了朱家壁同志領導下的二百多青年，這更加深了她對蔣匪的仇恨，於是便在四九年三月一天黑夜，同其他三個女同學，堅決的走上了想望已久的道路。她們在路南縣小沙河，參加了朱家壁的支隊第五大隊。部隊熱烈的歡迎這四位女戰友，並很快分配她們的工作。

涂勳同志，一面愉快的接受到三營四連做服務員的工作；一面向領導上表示自己的意願和決心；希望自己能被批准爲一個戰鬥員，措起槍去和敵人戰鬥。

當時，瘋狂在滇東南的蔣匪二十六軍，又用八個團的兵力，向路南圍剿這個支隊了。爲着保存力量更好的在敵後鬥爭，朱家壁同志命令現在已經得到中共中央給予新番號爲滇桂黔邊縱的三十一團，大踏步向滇中轉移，跨越滇越鐵路到河西，通海一帶去堅持。我們的女戰士第一次參加行軍動員，她用心聽着並認真思考着領導人的每一句話：『我們要搶先去找敵人，要吃飯一定靠紀律，有困難就得請教羣衆。』

部隊向目的地進發，天下着黃梅雨，爲着較有效的保守秘密以免敵人發現。大都是夜間爬山涉水兼程前進，每夜常常是百多里的急行軍。涂勳同志背着足有十四五斤重的大背包，緊緊的跟着部隊。走到李子慶和豐口一帶的時候，當地羣衆都被敵人惡意的宣傳嚇跑了，有整整兩天的時

間，大家沒有飯吃，餓和累把每個人的臉色都變成了慘白，淦動同志抱定的爲革命就要經受困難甚至犧牲個人性命的決心，堅持着自己。她跳進水溝裡去撈黑蕨菜（一種醃豬的水草），又上山砍柴煮熟給同志們大家吃。

『淦動同志，吃得消嗎？』同志們常常關心的問她。

她總是笑着回答說：『我想像中的革命，還要比這艱苦的多哩。』

第七天，也是最後一天的行軍，要翻越一架八里高的陡山，部隊拖散的不像樣子，人們的腿都如同墜起千斤鐵，爬不動。連裡的通訊員小龍，參軍不久，坐倒在山坡上哭起來，淦動同志伏下身來安慰他，最後，就把自己的大背包偏掛在左肩上，揹起了小龍，咬緊牙往上爬。每當她從戰士們旁邊超過時，就帶給大家一種無形的力量，這力量從心裡輸送出來，頓時腿子硬起來，輕起來，一股勁朝前走起來。爬到山頂，小龍同志從淦動同志的背上休息下來，流着感動的眼淚，保證要自己走向宿營地。

一切的艱難痛苦，都是爲着消滅敵人壯大自己。到了河西，通海，部隊就要開始打仗。四街鎮的槍彈很多，部隊決定首先攻克這集鎮，好好武裝武裝。

經過行軍考驗的淦動同志，又一次向領導上提出要做一個正式的戰鬥員，並且要求參加攻打四街鎮的突擊隊。當領導上由於考慮她是一個剛剛從學校出來的女學生，而希望她還是執行服務

員的職務在後方工作時，她用自己的認識爭辯著：「敵人對我們革命人民的屠殺和凌辱，是不分男人和女人的，我們對敵人的仇恨是一樣，決心是一樣，沒有什麼身體條件可以阻止和限制自己要做的事。」

他投入了第一次的戰爭。她攀着樹枝登上了寨牆，帶着一個排打進四街鎮公所。四十多個敵人被迫到河邊坐船逃跑了，淪動同志和三個同志一同搜索，清理出一千多發子彈。這個戰功立刻傳遍了二支隊，因為當時邊縱的裝備是異常貧弱的，每兩個戰士才有一枝破舊的步槍，每枝槍最多五發子彈。

街鎮不是小部隊要據守的地方，他們要時常保持機動去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奪取武器。二支隊主動撤出四街鎮到了三楊莊。行軍在河西尖山上時，遭受了二十六軍一個團的意外襲擊，犧牲了八個同志。

少數新參軍的農民戰士們，常常容易被一時的挫折而動搖灰心，經受不起失敗的考驗。帶着創傷的部隊，沒有仗打又不能得到落腳的地方休整，游動在化念河一帶，氣候非常惡劣，烈性的瘴氣使好多人病倒下來，這時，某些人的眼睛對革命的前途蒙上了一層暗影，已在散佈失敗情緒了。尤其是得到向元江打反動土司的命令後，有些戰士被「要去沿江，先賣婆娘」的恐怖宣傳嚇住。有的說：滇南的氣候水土太暴烈去了就回不來。有的說：不打仗光日夜跑，吃不飽睡不好，

熬到什麼時候才得好。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使涂勵同志在這種嚴重的關頭不能夠沉默和表現自由主義，她一面將所了解的情形向指導員，教導員報告，一面把曾經和自己一同參加戰鬥的那個排的戰士，帶在小松林裡，她對戰士們說：「革命是生死的鬥爭，我們那一個不是因為敵人逼得沒有辦法活下去才出來幹革命？誰回家去保證不死，就可以回去。」沒有一個人敢回答這句話。她又說：「爲了活，我們要戰鬥到底，敵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自己的「怕敵人」「怕困難」對自己失去信心的思想。」

涂勵同志的思想鞏固了二支隊的戰士，在爲人民，爲自己，爲勝利的動員口號下，堅強的戰鬥意志從新在二支隊生長起來。

在因遠壩經過一個短時期的整訓，部隊實習了攻堅的城市戰後，接受任務去打緣村。又是七天的遠距離行軍，出發時搗的炒米麵第五天頭上已經吃完了，在長滿青苔，荒草比人還高的野山上，低重的濃霧遮住人的最近的視線，壓得人喘不過氣。戰士們停止在幾十年都沒有人走過的路上，又餓的抬動不起腳步了。涂勵同志就悄悄的摸到山背後一家苗族人家裡，借了一個瓦罐，把米袋裡最後一把米，煮了一罐稀飯送到病號同志的身邊，用竹筒碗一碗一碗盛給他們吃，自己連嚼都不捨得嚼一口，只悄悄嚼了一把野馬莎（紅色的野菜）。人是鐵，飯是鋼，病號喝了稀飯，立刻增添了一些力量，掙扎着前進。黑夜，僅僅三家少數民族的山村做爲支隊的宿營地，爲着紀